

夜 半 孤 读 恐 怖 小 说 短 篇 系 列



胆大的翻开 · 胆小的走开

幽 灵◎编译

贼吓人

Z e i X i a R e n

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胆量，那么请收起你那强烈的好奇心
如果你对自己有十足的自信心，那么最后吓呆的还是你

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夜 半 孤 读 恐 怖 小 说 短 篇 系 列



恐怖故事

胆大的翻开 胆小的走开

幽 灵◎编译

贼吓人

Z e i X i a R e n

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胆量，那么请收起你那强烈的好奇心
如果你对自己有十足的自信心，那么最后吓呆的还是你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贼吓人/幽灵编译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03.12

(夜半孤读恐怖小说短篇系列)

ISBN 7-106-02125-3

I. 贼... II. 幽... III. 恐怖小说-作品集-世界
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5525 号

夜半孤读恐怖小说短篇系列: 贼吓人

编 译: 幽 灵

责任编辑: 安 刚

封面设计: 李 栋

版式设计: 韩树杰

责任印制: 刘继海

出版发行: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: 6429991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E-mail: Jsi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德龙公防伪印刷厂

版 次: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11.5 字数/245 千

印 数: 1-10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106-02125-3/I·0495

定 价: 63.00 元 (全三册)

前言

前言

佛语说：“魔由心生”。其实，“鬼”这个东西，说有就有，说没有就没有。说没有，的确世界上本来就没有鬼；说有的话，那就是鬼在每个人的心里，正如中国鬼怪故事经典之作《画皮》中说的：“鬼就在你的心里！”

不管怎么说，也不管有没有，毕竟“鬼”这个东西，已经跟随人们上千年了，“见鬼了”是人们常常挂在口头的话，这是源于人类恐惧的本性而自发的想象。一切关于鬼怪的故事都是人们通过想象而来，究其根源，是起初人们的愚昧无知，无法对一些光怪陆离的奇怪现象进行正确的认识，进而通过想象来解释。正应了那句俗话：“自己吓自己”。但是，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，人们已经摆脱了那种无知愚昧，鬼怪故事便成了人们的一种娱乐形式。茶余饭后，给人讲讲鬼故事，面对听者一脸的惊讶，吓得连眼不敢眨，惟恐在眨眼之际，“鬼”已在自己的面前了，看到这种状态，讲者才会有满足感，欣欣然面带喜色，暗暗地笑去了。

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伸手不见五指，独自一个人在家，轻轻地门开了，走过去，没有人！又没有风！关上门，突然，门又开了，并发出“吱吱嘎嘎”的声音……这是典型的恐怖小说的开始，它将人带进了一个充满未知的、充满疑惑、充满恐怖的世界，它会让你毛骨悚然，全身发麻，起鸡皮疙瘩。不



过,人们还是喜欢恐怖小说,而且越吓人越好,越恐怖越好,越真实越好,这样才够刺激。

《贼吓人》一书,讲述了关不上的门、长头发的女人、幽灵来访、贼吓人、夜半惊魂、105室的魅影等二十二个恐怖故事:其情节跌宕起伏,场景阴森恐怖,寒气逼人,神秘的可怕的“人物”飘浮不定,不时有白如片纸的面孔一晃而过,不时会有人突然死去,死相极惨……真可谓是最吓人的故事,是恐怖小说中少见的经典力作!

本书善意提醒:《贼吓人》一书需要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,胆小者请自珍重。

贼

吓

目 录

- 1 拉响的门铃 (1)
- 2 关不上的门 (24)
- 3 高个子女郎 (58)
- 4 床边的那大眼球 (74)
- 5 不要玩幽灵游戏 (77)
- 6 女伯爵之墓 (88)
- 7 长头发的女人 (102)
- 8 现实还是幻觉 (114)
- 9 幽灵来访 (137)
- 10 克里夫特鬼宅 (149)
- 11 危机四伏 (179)
- 12 鬼影幢幢 (211)
- 13 在劫难逃 (228)
- 14 贼吓人 (242)
- 15 沉默的女人 (260)

賊

吓

目 录

- 16 妻子的画像 (278)
- 17 乘电梯的上校 (292)
- 18 断崖上的情人 (296)
- 19 毁灭一切的仇恨 (316)
- 20 与僵尸的搏斗 (333)
- 21 105 室的魅影 (342)

1 拉响的门铃

秋天我得了斑疹伤寒,在医院躺了三个月。出院后,一副病恹恹而弱不禁风的模样。原先已经联系好工作,但当初的几位雇主都不愿再雇我。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。我在旅馆寄宿约两个月,跑遍了所有的职业介绍所,应征过所有稍微体面一点的招聘广告,最后完全失去了信心。忧心忡忡使我消瘦,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没有转运的机会。不过机会终于来了——至少我当时这样认为。有一天我碰到雷尔顿太太,她是把我带到美国来的那位太太的朋友。她停下来对我说,她这人总是满身和气。她问我为何脸色苍白,我就如实告诉了她。她说:“刚好,莱丝莉,我想有一个工作正适合你。明天到我那儿去,我们商量商量。”

第二天,我如约而去。她告诉我,她有一位侄女,叫布莱顿夫人,年轻轻的,却全身是病。由于不堪忍受城镇生活的喧嚣,成年都住在哈得逊河边的乡村别墅里。

“那么,莱丝莉,”雷尔顿太太对我说——她的欢快的语调总让我觉得明天会更好,“你得明白,我让你去的地方并不舒坦。那房子宽敞,阴暗;我侄女胆小,忧郁;她丈夫——啊,他一般都不在家里。两个小孩都夭折了。若是在一年前,我决不会把一个天真活泼的姑娘介绍到那鬼地方去的。你



喊

吓

还不算特别活跃,对不对?你恰好需要一个宁静的地方:清新的空气,有益的食品和早晨的时光。别误会,”她看到我垂头丧气的样子,便补充道,“你可能觉得那地方乏味,可你会满意的。我侄女非常可爱。去年春天去世的那位女仆,跟了她整整二十年,仍然十分崇拜她。她对下人很好。你知道,如果女主人和蔼可亲,她手下的人大都很友善,所以你可以和其他人和睦相处。我想给侄女物色一位随从,你最合适了:话不多,举止端庄,有教养。你会朗诵,对吧?那太好了。我侄女喜欢听书。她想找个作伴的女仆。前一位就是的,她非常怀念她。她现在孤零零地过日子。……好吧,你拿定主意了吗?”

“夫人,”我说,“我不怕寂寞。”

“那么,就去吧。有我介绍,我侄女会要你的。我马上给她拍电报,你可以坐下午的火车。她现在身边没有侍从,我不想让你耽搁太久。”

我准备动身,可又有一丝犹豫。为了使心里更踏实,我问她:“夫人,那位先生怎么样?”

“告诉你吧,他基本上不在家里住。”雷尔顿太太快速说:“要是他回来,你就尽量躲开点。”

我坐下午的火车,大约四点钟在D站下车。一名男仆驾着两轮车正等候我。我们很快就上路了。十月的天气铁灰铁灰的,就快要下雨了。我们刚进入布莱顿的树林子,天空就没了亮光。马车在树林里弯七绕八跑了一两里地,来到一块砂砾遍地的院子里。院子四周围着高大的黑色灌木丛。窗户上不透一点光,整栋房子显得的确有些阴森森的。

我没有向男仆打听情况,因为我不习惯从其他佣人那儿掏新主人的底,我喜欢自己慢慢观察。可是从周围的环境

来看,我走对了地方,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在后门口,一位相貌和气的厨师迎接我,并让女管家领我到房里去,“等一会儿再去见夫人,”她告诉我,“布莱顿夫人正会客哩。”

我没料到布莱顿夫人爱好交际,这消息让我有些振奋。我跟着女管家上楼,透过楼道口的一扇门,我发现大部分地方摆放着家具,镶着黑色木板,还挂着不少老式画像。又上一层楼,我们来到佣人住的地方。天色已完全黑了,女管家说忘了带上灯而连连道歉,她说:“不过你房里有火柴。如果你小心点,就不会有事的。走廊尽头要留神,过去就是你的房。”

她说话的时候,我朝前看,发现走廊半道上站着一位女人。我们经过时,她缩身进了门口,女管家好像没有注意到她。她瘦瘦的,脸色苍白,身穿一件黑色呢绒大衣。我以为她是大管家,她没吭声让我觉得好奇怪。我们走过去时她紧紧地盯着我。走廊尽头有一个正方形的大厅,连着我的房间。对着我房门的另一扇门没有锁上,女管家发现后吃惊地说:

“瞧,布林德太太又忘了把那扇门关上了。”她边说边关上门。

“布林德太太是管家吗?”

“不是,她是厨子。”

“那是她的房间吗?”

“哎呀,不是的。”女管家脸色铁青,“没人住在里面,一间空房子。我是说那房门不该打开。布莱顿夫人吩咐过要把它锁上的。”

她打开我的房门,把我领进整洁的房里。里边家具精巧,墙上挂着几幅画。她点亮蜡烛后就告辞了,走之前告诉我佣人在六点吃晚餐,之后布莱顿夫人要接见我。

在佣人饭厅里,我发现人们说话都客客气气的。从他们随意扔掉的东西可以看出,如同雷尔顿太太所言,布莱顿夫人的确仁慈大方。可我没有注意他们的谈话,因为我注视着那位身穿黑袍的白脸女人。她没有打招呼,所以我想她可能单独用餐。如果她不是管家,那她是干什么的呢?我突然想到她可能是专门的奶妈,这样,她自然在自己房里吃饭了。如果布莱顿夫人身体不好,她很可能雇请一个奶妈。这种揣测让我暗自着恼,因为这种人一般都不容易相处。要是我早些知道这个情况,我就不会接受这份活儿。可是我既然来了,生气也无济于事。我不爱找人询问,就等着看事态的发展。

晚餐后,女管家向男仆打听,“兰福德先生走了吗?”男仆说是的,她就让我随她上楼去见布莱顿夫人。

夫人躺在床上,离壁炉很近,旁边放一盏带罩的灯。她看上去很削瘦,她微笑的样子足以让我为她赴汤蹈火。她讲话声音低柔,相当动听,问及我的姓名、年龄和相应情况,又问我有什么需要,问我在乡村里害不害怕孤独。

“和您在一起,我什么都不怕,夫人。”我回话。

话一出口,我自己都吃惊不小。因为我不是那种容易感情冲动的人,显然我只是脱口说出了心里话。

她好像对此很满意,并希望我以后也能抱有这种想法。然后她简单地吩咐几句有关她起居梳洗的惯例,告诉我女管家安格尼斯会把一应物件指给我看。

“今晚我累了,就在楼上用餐。”她说,“安格尼斯会把饭菜送上来,你抽空去拾掇一下你的行李,歇口气,然后过来帮我更衣。”

“好的,夫人,”我说,“我想您会拉铃叫我吧?”

她脸色有些古怪。

“不用，安格尼斯会带你来。”她匆匆说完，就重新拿起书。

这可是太奇怪了，夫人需要女仆时还得派女管家去叫来！我以为房间里没安钟铃，可是第二天我发现每个房里都有，而且夫人同我的房间的铃还较特别。自此以后，我总觉得纳闷：每当布莱顿夫人有事，她先招呼安格尼斯，安格尼斯再一路过来找我。

可房里的怪事还不只此一件。就在第二天，我发现布莱顿夫人没有奶妈。于是我就向安格尼斯打听那天下午我在走廊里看见的那个黑衣女人。安格尼斯却说当时谁也没看到，我才明白她以为我在做梦。确切地讲，我们走过走廊时天色已是黄昏，而她又正巧没带上灯。可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只要再碰上，我肯定可以认出她的。我猜想她可能是厨师或其他某个佣人的朋友；也许她从城里来，呆了一晚就离开了，而佣人们不愿声张。有些女主人非常严格，禁止佣人留宿朋友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打定主意不再多嘴。

又过了一两天，发生了另一件怪事。

那天下午，我同布林德太太聊天。她生性友善，在这儿干得时间最久。她问我是否舒服，缺不缺东西。我说这地方和女主人都无可挑剔。可这么大的一栋别墅，却没有女仆的针绣房实在叫人捉摸不透。

她说：“有倒是有一个，你住的房子从前就是针绣房。”

“噢，”我又问，“那么其他女佣人住在哪儿呢？”

听到这句话，她面带难色，急忙说去年全部调整了佣人的房间，她也记不清楚了。

真是奇怪，可我假装没在意地继续说：“我对面有一间空房，我想问问布莱顿夫人，我可不可以用它做针线活。”

布林德太太脸色苍白，狠劲拧了我一把，使我大惊失色。

“别犯傻，宝贝，”她声音在颤动，“实话说吧，那是爱玛·撒克逊的房间，她去世后，女主人一直把它紧锁着。”

“可谁是爱玛·撒克逊呢？”

“布莱顿夫人的前任女仆。”

“就是跟随她多年的那位吗？”我记起雷尔顿太太说过的话。

布林德太太点点头。

“她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世上第一大好人，”布林德太太说，“女主人爱她亲如姐妹。”

“我是问，她长什么样？”

布林德太太站起身，恼火地扫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我不擅长描述别人，可我的糕点要熟了。”然后她走进厨房，顺手关上门。

我到布莱顿将近一个礼拜之后，见到了男主人。有消息说他下午回家，所有的佣人都变了脸色。显而易见，下人们都不喜欢他，布林德太太那晚做饭时心不在焉，却很反常地对帮厨的女佣人大声吼叫。男管家维斯先生本来就神情严肃，拙于言辞，当晚做起事来，好像在为出殡作准备。他深谙经书，常常妙语惊人。那天他却说出不少离经叛道的话。正当我不堪忍受，准备离开饭桌的时候，他安抚我，说他的话全部出自圣贤先知之口。我也注意到每当男主人回来，他都要提到圣贤先知们。

七点钟，安格尼斯叫我去女主人房间，在那儿我见到了布莱顿先生。他正站在地毯上：大个子，黄头发，脖子又短又

肥,脸色红通通的,一双不大友好的蓝眼睛。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可能觉得他这种人英俊潇洒,以后就得吃大亏。

我进去的时候他转过身来,马上开始端详我。从前的经验告诉我,他不怀好意。然后他就转过身,背对着我,接着同太太说话。他为什么又转过身去。

我也明白,我不是他中意的下酒菜。伤寒也给我带来些便利:它使那些登徒子退避三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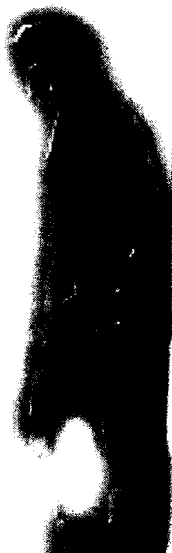
“她是新来的女仆莱丝莉。”布莱顿夫人轻柔地介绍。男主人点点头,又继续他的谈话。

过了一两分钟,他就离开了,叫女主人更衣用饭。我帮她穿衣时,觉得她脸色苍白,身体冰凉。

次日上午,布莱顿先生就离开了家。他驾车走后,整栋房子松了一口长气。女主人戴上帽子,穿上毛衣——冬日的早上天气晴朗——去花园里散步,回屋时显得娇艳欲滴,精神抖擞。

在她脸上的红晕消退之前,我曾想她没出嫁以前一定是个国色天香的大美人。

她在草地上碰见了兰福德先生,两人双双回屋。从我窗下经过时,我看见两人有说有笑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兰福德先生,虽然他的大名我已听过多次。他好像是近邻,就住在村头离布莱顿一两里路的地方。他习惯在冬季到乡村度假,因此成为女主人的唯一伙伴。他个子偏高,约莫三十岁左右。我以为他非常忧郁,哪知他的笑容却如开春的丽日,让人惊喜。听说他同女主人一样博览群书,两人因此经常互相借阅。维斯先生还告诉我,有时候他长时间地朗诵给布莱顿夫人听,夫人就坐在那间宽敞而幽暗的阅览室里一动不动。佣人们都喜欢他,也许是一种恭维之辞。他对每个人说话都





很和气。布莱顿夫人在丈夫出门的日子里能够碰上这样一位好伴侣,我们都很高兴。兰福德先生和男主人相处得相当融洽。我不禁有些疑惑:性情如此不同的两位先生却如此友好。后来我明白了,真正的品质在于能够保留各自的情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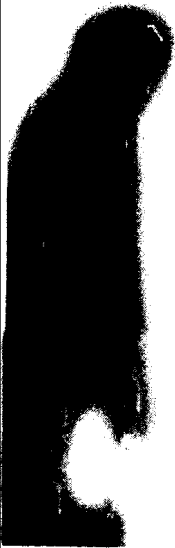
至于布莱顿先生,他总是来去匆匆,从来只住上一两天。他抱怨这地方太单调,又太寂寞,对一切都看不顺眼。后来我发现他常常酗酒。夫人离开饭桌后,他往往还在桌边,喝到半夜。

有一次我比平常走得晚,从夫人房间出来,在楼梯上遇到烂醉如泥的主人。想到某些太太还要将就这种人,而且不能张扬,我心里就不舒服。

佣人们极少议论男主人。可是从他们无意中透露出来的消息,可以想象,从一开始这一对夫妇就不怎么般配。布莱顿先生大手大脚,而且寻欢作乐;可是夫人却斯斯文文,冰清玉洁。这并不表示她总是对他很冷淡;我发现夫人有惊人的度量。可是对于放荡不羁的布莱顿先生而言,我敢说夫人显得更甘于寂寞一些。

就这样,几个星期平安无事。女主人和蔼可亲,我的工作也轻闲自在,和其他佣人相处得不错。简单地说,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。可是我心里头总装着一些说不出的事。

我说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,可我知道绝对不是那种孤独的感觉。我很快就习惯了。由于发烧而倦怠乏力,我能够享受良好的乡间空气而心生感激。可是尽管如此,我心里从来没有彻底轻松下来。女主人知道我曾经生过病,就坚持劝我定期散步,而且常常给我找些差事,比如去村里头买根丝带,发封信,或者去给兰福德先生送还一本书。我只要一走出屋,精神就立刻好起来,总是期盼着从光秃秃,散发着湿



气的树林里穿行。可是只要瞅见房子，心就像落入井里的石头往下沉。房子倒不特别阴暗，可是我一走进去，心头就蒙上一层阴影。

布莱顿夫人在冬季很少出门。天气好时，她才在中午到南草坪上散个把钟头的步。除了兰福德先生，来访的就只有每周从D城赶来的医生。有两三次他召我去，教我一些简单的护理方法。尽管他从来没有告诉我夫人的病情，从她早晨有些蜡黄的脸色判断，我估摸她的心脏不好。

这时节天气很潮，容易生病。一月份的时候下了好一阵子雨。对我来讲，那确实是一次严峻考验，因为我无法出门，整天坐在房里做针线活，静听屋檐下滴答滴答的雨声。我变得很神经质，一点轻微的声音都会叫我跳起来。只要想到对门锁着的空房，我心里就隐隐有些发毛。有几次，在漫长的雨夜，我仿佛听到那里面有动静。可毕竟是幻觉，白昼来临，又把这些想法冲得干干净净。

有一天早上，布莱顿夫人给我一份意外的惊喜，她派我到镇子里去买一些东西。直到那个时刻我才意识到自己神情沮丧的样子。我兴高采烈地出发了。拥挤的街道和热闹的店铺使我几乎忘了形。然而，到了下午，喧闹声和嘈杂的场面开始让我感到疲倦。我巴望回到宁静的布莱顿，并且想象穿过那片黑色树林的高兴劲头。就在这时，我碰到一位老朋友。我曾经和她在一起做工。因为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，我得停下来，把这几年的境况告诉她。当我提到现在的处所时，她瞪圆双眼，拉长脸面。

“什么！布莱顿夫人一年四季住在哈得逊河边的别墅里边？我的天，你在那儿呆不上三个月的。”

“噢，我不在乎乡村，”她的语调有些刺痛了我，“伤寒以

后,我倒喜欢宁静的生活。”

她摇摇头。“我不是说那个乡村。我只知道在这过去的半年之内,她换了四个女仆。最后一个是我的朋友。她说没有人能够在那栋房子里住下去。”

“她说原因了吗?”我问她。

“没有——她不愿意对我说。可她曾告诉我:如果您认识的年轻姑娘想要去那儿的话,您告诉她,连打开行李的必要都没有。”

“她年轻漂亮吗?”我想到布莱顿先生。

“一点也不!做儿子的在大学里寻花问柳的话,他们的母亲便会雇请像她那样的姑娘。”

虽然我知道眼前这女人爱搬弄是非,可是她的话萦绕在我脑海里。我在傍晚时分赶回布莱顿时,心情更加沉重了。房里的的确确有什么东西——我现在敢肯定了。

吃茶的时候,我才听说布莱顿先生回来了。我一眼就看出刚刚出了乱子。布林德太太双手发抖,几乎倒不好茶。维斯先生满口经文,几乎全是有关地狱之火的段落。大家都没答理我。后来我起身回房时,布林德太太跟上来。

“噢,宝贝,”她抓着我的手臂说,“谢天谢地,你终于回来了。”

你可以想象,我相当震惊。就问她:“怎么啦,你以为我再不回来了吗?”

“不是的。实际上,”她有些疑惑不解地说,“我不忍心看见夫人单独一个人在家,哪怕只有一天。”她又重重地按住我的手,说:“噢,莱丝莉小姐,你信耶稣,可一定要好好侍候女主人。”说完就急匆匆走开了,留下我惊诧地站在原地。

过了一会儿,安格尼斯叫我去布莱顿夫人卧室。听到房

喊

吓